

幼儿园“小托班”来了，各地试点进展如何？

生活观察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记者赵璇微、吴振东、吴晓颖)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记者日前走访北京、上海、四川等地了解到，近两年来，不少地方的幼儿园都已开设“小托班”试点，越来越多的孩子实现提前入园，有效缓解了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

但与此同时，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地区幼儿园开设“小托班”标准不清晰、师资不充裕等问题仍待破解，构建普惠多元托育服务体系仍在探索阶段。

“小托班”开起来了 招生年龄下移

北京大兴区惠泽幼儿园是北京市幼儿园托班试点单位之一，目前已经开设两个托班。早上8点半，两岁的丁丁在父母护送下来到幼儿园。他的一天从吃早餐开始，将度过游戏、户外活动、午睡等一日活动，直到下午5点离开。

“每个班15名孩子，配备4位全职教师。”惠泽大兴园园长方媛说，小托班的孩子年龄小，幼儿园的工作一半是照护、一半是规则的养成。在地方教委的支持下，幼儿园开展了教师的再培训，让老师适应小孩子的身心需求。

在上海市大宁国际第四幼儿园，托班幼儿与小班幼儿采取混龄编班的模式，共同开展游戏和运动。记者在园内看到，30月龄大的铭铭穿着雨鞋在玩沙水混泥游戏，和小伙伴一起把沙变成泥，玩得不亦乐乎。

“家长对托育需求大，每年招生托班报

4月7日，人大附中分校教师陈晓明为学生讲授国家安全知识。

思政教育一体化

4月6日至7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举行“素养导向下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实践活动”。活动以“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为主要内容，用政治课引领思政课堂，各学科融合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德育铸魂、智育明理、体育强身、美育润心、劳育培根”五育并举，在思政教育一体化方面作出了学段衔接、学科融合、家校协同、社会共育等联通的实践，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涵养学生家国情怀。

近年来，人大附中分校发挥学段联动效应，教师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进行引导，初步形成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带动中学、中学带动小学的思政教育格局。

新华社记者殷刚摄

名火爆。”上海市静安区延长路东部幼儿园园长林丽说，作为该区最早开设托班的园所之一，从开园时的1个班，增加到如今3个班60个托位，更多的托位名额受到家长欢迎。

在四川，开办托班的多为民办园、国有企业或高校开办的幼儿园。巴中市金典幼稚园总园长屈荣华告诉记者，该幼儿园在巴中市共建有10所民办幼儿园，其中4所园开设了托班，招生年龄下移至1岁半。

与托育机构相比，幼儿园配套齐全，场地大，教师稳定，家长更放心。“招生向下延伸后孩子从两岁就可以在稳定的环境中成长，对于有需要的双职工家庭，尤其是祖辈年龄较大的二胎、三胎家庭帮助很大。”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总园长朱敏说。

各地积极探索试点 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今年春季学期，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均在当地托育服务相关文件中进一步明确，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至3岁幼儿。记者走访了解到，各地幼儿园开设托班仍在探索阶段，师资不充裕等问题仍待破解。

——托育专业人才供给尚不充足。受访者反映，当前托育服务师资力量薄弱，具备托育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紧缺。“婴幼儿护理人员应是复合型人才，除护理知识外，还要懂儿童心理学等内容。”上海市大宁国际第四幼儿园园长顾立等提出，托班开设存在教师招聘难、招好教师难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2023年新增高等职业教育专业中，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科技职业学院等多所院校增设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受访者希望，能在幼教专业办学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

加大职后培训的投入，帮助更多教师及时提升保教理念和相关技能。

——相关标准需进一步明确。记者走访发现，托育服务在不同城市、不同省份发展进度不一，部分地方存在标准不清晰的问题。在上海，公办幼儿园开设托班学费标准为每月最高700元。在北京、成都等地，托班学费标准平均超过每月3000元，一些试点托班的民办园价格可达8000元。部分受访者表示，目前没有明确的办园标准、收费指导价等，期待进一步明确。

“我们每生每月保教费和生活费共1800至2200元。”屈荣华说，巴中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托育费用不能收取过高。但受限于开办托班室内改建投入、师资成本等，如没有政策支持难以进一步降低收费标准。

——多元托育服务体系仍在探索阶段。记者采访了解到，各地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还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在上海，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近1000个，占幼儿园总量近60%；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863个，占托育服务机构总数的66%，初步构建形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

北京在2023年将办理的一批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新增托位6000个。《北京市托育服务体系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也提出，在充分满足3至6岁儿童学前教育需求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

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 加强普惠托位供给

国家鼓励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

儿，是服务家长的务实之举。受访者建议，进一步完善托育服务，为提升早期儿童教育质量、缓解年轻人托育压力贡献力量。

在成本核算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普惠型托育收费指导标准。北京一位园长建议，假设普惠托育的费用为每人每月3000元，如果减免房租、水电等其他费用，一个月的托费收入刚好给4位教师发工资。

“托班幼儿因为年龄更小，保教工作需要教师和保育员投入更多精力，投资回报率低于幼儿园业态。”一位国企教育机构投资人建议，在生均经费方面予以适当倾斜，为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助力。

上海市普陀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奚岚建议，为使托育服务有序开展，可以采取试点先行的模式，赋予试点园教学研究、师资培训、办园指导等功能，在形成样板的基础上发挥辐射作用。

上海市普陀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奚岚建议，在开设托育试点前，要组建专业团队，指导托育机构建设合规的硬件设施与环境。在日常工作中，要建立每日视频监控、日常抽查、信用评价公示、年审等评价机制。

部分受访者提出，当前托育管理工作涉及卫健、教育等多个部门，相关部门职责划分仍不够明确，且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应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使部门之间形成工作合力。

有受访者建议，有关部门应通过盘活闲置幼儿园资源，鼓励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托育运营模式，提高托幼一体化的效率，加强普惠托位供给，进一步满足双职工家庭的托育需求。



湖北超九成高校建成『一站式』学生社区 福建启动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试点建设

新华社武汉3月24日电(记者李伟)早上8时许，在华中科技大学师生服务中心，该校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的大二学生杨淑慧刷学生卡后，不用一分钟就打印了自己的成绩单。“进一个门，办所有的学生事。”杨淑慧说，学校推行学生社区“一站式”服务以来，除了去教室上课，其他事基本都能在学生社区解决。

25家单位入驻，开设28个服务窗口，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线上线下办理各类学生事项……“一站式”学生社区，不仅有像师生服务中心这样的公共服务资源，各类育人资源也在此聚集。走进华中科技大学紫菀学生社区的学生活动中心，创新创业工作室、党团活动室、心理咨询室、学业发展支持中心等一应俱全。

学生社区是学生共同生活的园区，是课堂之外的重要育人阵地。如何在课堂之外开拓培养新时代人的崭新场景？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元元说，学校通过建设师生服务中心、学生活动综合体和学生活动室，已初步形成“学校一片区一楼栋”育人空间布局。

农园学生社区是华中农业大学校园里规模最大、学生最集中的社区，21栋宿舍楼可容纳学生近24000人。除了配备学生事务服务大厅，该校还在学生社区建成44个学生驿站，集成1个信息门户和“祝鑫工作室”等师生自媒体矩阵，汇聚5个食堂、3个运动场等生活设施，“百米生活圈”“线上+线下”满足学生各类学习生活需求。

华中农业大学法学院辅导员胡学谦是入住农园七栋学生公寓的辅导员之一。“白天我在办公室处理各类学生事务，晚上就在楼道、寝室与学生聊天谈心。”胡学谦说，“学生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才能把工作做好。”

打通服务学生“最后一米”，当他们的“暖心人”和“引路人”。在湖北工业大学，全校13个本科学院党委副书记与辅导员全部入驻学生社区驿站办公，该校这一举措已经坚持37年。“我们找辅导员办事聊天特别方便，只需下楼就能找到老师。学习或者生活遇到困难，我都会找老师聊一聊。”该校会计专业学生林会祥说。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静介绍，目前，全省93.8%的高校已建成“一站式”学生社区，全省高校4.1万余名校领导、专任教师、心理教师等入驻学生社区，近5000名辅导员入住学生宿舍，育人质效稳步提升。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邓倩倩)来自厦门、泉州等地的中小學生走进厦门大学，了解海洋学科发展史、聆听科普讲座、体验水下机器人操控……同学们兴奋地说，第一次近距离感受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技魅力，喜欢这样“行走的思政课”。

4月8日上午，“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试点建设在厦门大学启动，由福建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统筹指导，厦门大学牵头联动厦门翔安区、集美区、同安区和泉州南安市等地，推进校地协同育人，探索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推进之路。

2022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

据介绍，厦门大学依托学科人才和平台等优势资源，重点围绕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主题建设13个大思政课实践研学点，设计了丰富的思政课程和实践活动，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涵养家国情怀，提升科学素养，养成良好品德。

“这样的经历会孩子们留下非常难忘的回忆，在他们成长的路上，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厦门市振南中学的带队老师沈展说，希望此类实践活动能够广泛开展，让大思政课更加生动鲜活，让学生们在实践中获得真知。

“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建设还将充分挖掘福建丰富的育人资源，开辟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第二课堂”，突破区域限制、整合优质资源，按照“百年初心 红色八闽”“乡村振兴 劳动教育”“文化传承 闽人智慧”“科学精神 薪火相传”等8个主题，分类建设81个研学实践点，为大中小學生提供更广阔的研学实践教育课堂。

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叶燊表示，将以建设“研学实践圈”为支点，拓展立德树新场域，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程衔接，增强思政课的协同性、整体性、系统性。

从《孤勇者》到“电摇”，这些小學生的社交语言你懂吗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正在读小学的孩子总喜欢做一个奇怪的动作：双腿下蹲，手臂前伸，高频率地做“拉锯式”的晃动。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一种新型舞蹈，或者是一种体育运动。对于小学生而言，这是一种社交语言，他们称之为“电摇”。这个并不雅观还不礼貌的手势举动，在孩子们中特别火，成为继《孤勇者》后，在小學生群体中出现的又一现象级行为。

传播速度越来越快

说起“电摇”这个词，很多人都是“一头雾水”。即使与学生接触非常多，许多老师起初听说或者看到“电摇”，也没太在意，直到越来越多学生表示因为“电摇”而受伤时，他们才想起一定要弄明白“电摇是什么”。

“刚开始看到班上学生做这个动作，还以为是孩子们的新游戏，只是不太雅观，也没有制止，但后来不断有学生来跟我说某某‘电摇’他，自己感到很委屈，很气愤，我这才意识到‘电摇’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武汉一位小学班主任告诉记者，这个并不优美，甚至有些低俗的动作，正以病毒式传播速度，快速渗透到小學生群体中。

腿部深蹲，一只手平举横置于胸前，另一只手作突刺状在其上下来回穿行，配合下半身快速地跨步抖动或蹲起——这便是一套完整的“电摇”动作。

谈及“电摇”，许多家长都有共鸣。有家长表示，在学校门口，在小区楼下，甚至在公交车站，都看到好多小男孩相互做这个夸张动作，很令人反感，非常不礼貌。但这个似乎是他

们之间以肢体语言进行的社交。

关于“电摇”的由来，网上流传着各种说法。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来源于一款网络游戏里的动作，这个动作表达的是鄙视嘲讽对手的意思，曾多次被老玩家建议删除。也有学过舞蹈的家长表示，这其实是许多舞蹈中都会用到的一个衔接动作。

然而，这个本来毫无意义的动作，在小學生群体中非常流行，且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应用场景越来越广。一些老师发现，在他们一转身，就有小学生在背后做“电摇”动作，然后更多的学生加入进来，一起“电摇”。

孩子“跟风”，家长有担心

许多家长发现，孩子总是出其不意突然就“电摇”一下，一些更小年龄的幼儿园小朋友或更大年龄的初中生也开始跟风，动不动就扭几下。即使家长普遍认为这是无知无礼的表现，予以呵斥制止，但无法遏制这一“社交语言”流行的迅猛势头。

众所周知，小学生的上一个社交语言是《孤勇者》。很多小孩甚至不清楚歌词的意思，但只要旋律起了，气氛到了，就会控制不住地唱下去。慢慢地，这首歌被演变成“儿歌”，传遍校园内外。只要你在路上唱出其中任何一句歌词，就能炸出一堆小孩围着你把歌唱完，他们还能哼出自己学习、生活中的苦恼与嘻哈。欢快的节奏，自由变换的歌词，让小學生对《孤勇者》的模仿和传唱，甚至代替了见面打招呼的直接用语。

相比当初《孤勇者》成为小學生统一的“接头暗号”，如今，“电摇”成为他们的新社交

语言，而且更加“魔性”。有的学生把它写进作文里、日记中，让老师哭笑不得。有的孩子一边做着“电摇”动作，单手还竖着中指，嘴里还念叨着“你个老六”“鸡你太美”等口头禅，甚至是脏话，让家长生气又担心。

有媒体对近1000名家长做的调查显示，生活中有过这种社交语言的学生中，男生占比50.4%，女生占比49.6%，各占一半。按年级来划分，小学一至三年级占比38.62%，四至六年级49.15%，初中11.44%，还有不足1%的幼儿园孩子。同时，43.71%的家长认为这些社交语言对孩子的语言表达、价值观方面有一定负面影响，近45%家长认为“负面影响较多，孩子很容易被带坏”。

这些家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小学、幼儿园阶段的孩子“三观”还不成熟，是非辨别能力差，可能只是觉得“好玩”“有意思”就去模仿。“这也是一种从众效应，受到周围环境和同龄人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模仿同龄人的言行，感觉自己跟同伴打成一片，更受欢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涂艳国教授说，如果孩子不分场合、不懂礼节地做出各种令人反感的举止，甚至夹带不文明不健康的动作和语言，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孩子的行为习惯，甚至是难以改正的坏毛病，从而对孩子的价值判断，带偏孩子的成长轨迹。

不要当成“洪水猛兽”，也不可任其发展

无论是传唱《孤勇者》还是做“电摇”动

作，无疑是一种稚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社交方式。

“每一代人学生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非主流文化’。就像现在的‘80后’家长，在小时候也追星、哈韩哈日一样，是成长过程中的时代烙印。”涂艳国说，特别是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下，随着接触社会、接触网络越来越多，小學生就难以避免从网络上或同伴中学到语言或动作。一些“无伤大雅”的社交语言是孩子天真的快乐，也有助于孩子融入集体，培养社交能力。家长可以不必过分担心和盲目干涉。

当然，也不可任其发展。长期从事学生心理健康辅导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玉容认为，作为家长和老师，应以辩证、警惕的心态对孩子进行规范的社交礼仪及文明用语教育，尽早帮助他们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内心建起一道“防火墙”，自动屏蔽掉不良信息，不被外界环境影响。

刘玉容说，家长和老师都要开诚布公地与孩子进行探讨，询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理解孩子真实的想法和心情，并告诉孩子不良社交语言背后的意思，使用这些词语或动作的不良影响，帮助他认识到文明举止的重要性。

传播社交礼仪，倡导文明用语，抵制网络烂梗，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涂艳国说，是给孩子们下一个社交语言打上“少儿不宜”的“封条”，还是真诚地鼓励他们尝试探索动作优雅、充满正能量的“接头暗号”，这个问题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思考。

(本报记者徐海波)